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凛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詰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幷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册禮。葬給鹵薄。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薄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貽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槀為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辠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彊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不答

但見慶曆間、鄉兵敕爲保捷、憂令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爲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

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數詐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苟而勝之歲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奬光、使善爲荅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唐非是其意以諷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纔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何處得來

自道生平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急、是
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
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
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
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
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
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
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
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
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

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於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甆器、
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
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爲鷹犬
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
賢於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
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
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
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宗首姊者謂之相公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罷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曾可不防此言病矣）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竊者可復欲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焉在其勢之可為也勢

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後伊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由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

孫蔡京擅權復辟正議大夫蔡京擬奸黨碑於郡國詔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之率以為常莫識其意祖禹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孝丹虜中接伴問副

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由今爲翰林兼侍讀虔曰不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彥博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彥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彥博書示君實作事令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有談禪者惟富弼問法於顒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木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翕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眞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劫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罷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于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敝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叅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眾莫不歎服三年拜司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
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
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
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
二月薨年七十二謚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
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
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
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
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
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荊公未嘗不可與言

朱儒游叔獻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麁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著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氷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

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著意深切每改容勸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爲戒公著平章軍國嘗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不下堂知一邑洪纖用此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

嘉問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

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

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

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

皆無瓶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訟他事互問民

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

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刬剔

夙夤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
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眞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
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
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
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
畧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
景靈宮頌謂敕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
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僃周一紀逮事先后祗
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
廟謚册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册之義請祔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

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洶喝使者有變赦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而止
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遼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
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
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
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
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令
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
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
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
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為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裏行。不必更攺中允也。今定攺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俾門一啟、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為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illegible]郎人之言）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其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

爲然使遼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患文治之非專賴朕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群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
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
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
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為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
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
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
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
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
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為已若自誣以衰
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為疑

及讞議實劾大理丞賈種民讀獄其文傳致也由是
事得自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
然以是爲淮獄情罷郡未幾知滄洲入辭帝曰朕知
卿久矣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
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
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
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
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
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

文武歸於
吏部

年、盟碁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恐修書者書
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
季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頌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曾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
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
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
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
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
一歿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竊
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
官餘皆降敘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
就律令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
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
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
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
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須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
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蔽蔽

則偏偏則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毋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殺國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須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戒疆埸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邪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邪儲 邦兵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諷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

是漢名臣知兵者題建

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叅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陳七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尊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諜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效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

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
社稷計願陛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
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𥡴所擠進觀師
江淮後卿累章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除
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常以氣節爲主氣節者
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
里爲叅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
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
寳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
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逾年授吏部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得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昌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遺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嘗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守之破云此因多欲非止兵弱實繇朝政不在中書冤濫

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秦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歲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州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許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審旨以方命

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罰殊、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爲宫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以用人爲巳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奬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毎接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陣戰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揃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覿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僥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克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談國事即杜門請去帥福州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嬖倖傳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
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
後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
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
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覬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後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
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
隳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
浙江亭後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
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劄奬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公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嘉定元年舉進士再調婺州司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丞明年入對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去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則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歷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明北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欲

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枉詐誑罔之弊于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不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

之奢以固寵官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遷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群聚相剽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狥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悉調兵撥
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
嘗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
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
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
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
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
平親政已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
護之弊其所彈擊或臺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
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而已力言之、不惟不之兼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虗可以蓋實哉。臣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淛震恐。復言淸之横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得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發書樞密院事

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毋之邪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牢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鬭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卽乞
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
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
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浙
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
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
猥輕、物價騰踴、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
闚中原、群盜假名而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
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幾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歛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歛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並十年釀成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使方且不以彼爲譽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儆天有圖言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六年擢
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
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
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
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
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
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
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
游佀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分前朝往衛例龍甚子遂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罷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營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西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西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關寄。曰選單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范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絶中
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
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
捷聞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悦未幾卒贈少
傅諡清獻